



張志民著

梅河散記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梅河散記

張志民著

*

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號

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總經售

*

787×1092 1/32 5 9/16印張 104,000字

1956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1—10,000

統一書號: 10009·131

定價(6)四角六分

715.8/111



梅河散記

張志民 著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1956年·北京

內 容 提 要

正当我國農村掀起了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时候,作者深入到農村里生活了一个时期。他看到了廣大農民建設社会主义的热情,看到了農村中更加尖銳复雜的階級斗争,也看到了農民日常生活中处处透露出來的朝气蓬勃的進取精神。作者以他生活中的感受寫下了这六篇特寫。另附报告兩篇,也是描寫農村生活的。

封面設計：渭 水

目 次

梅河堤上	7
老朱和房东	21
社長家隣居	36
長林回來了	55
小滾子	72
宝和在家里	89
埋在心底的仇恨	106
一条寬闊的道路	160

梅河堤上

梅河是个小車站。下了車，沒留意到这兒的車站是个怎樣的格局，眼睛，被那一棵一棵堆得像山一樣的大白菜給吸引住了。

早在省委招待所，就听一位同志介紹說，梅河的大白菜今年丰收，大者，一棵要在三十斤以上。三十斤的大白菜，这真是個动人的形象！我告訴他，到了梅河，要先找到看看，沒想，一下車就走進了菜海里。

車站上，四面八方，到处是白菜垛；大小路口，挤滿了从鄉村來送菜的車輛。人們忙着卸車、过秤、把新收的菜疊成菜垛，又忙着抬运、裝車；要把梅河的大白菜，用火車送往別的地方。車站，熱鬧得跟集市一樣。

剛从火車上下來的人們，都特別敏感的聞到，这兒有一种冬季少有的清香气味，恨不能站在这里使勁的呼吸几口。我好奇的跑到菜垛跟前，仔細的瞧了瞧，果然名不虛傳，这样大棵的白菜，确是沒曾見過，用个不十分精确的比喻，大棵兒足有水桶那么粗，要比高度，水桶可就顯得太矮了。

菜棵兒，雪白若玉，菜叶兒，像浮着滾滾露珠，什么能比得上它的顏色？我想，只有翡翠。

白菜，本不算什么新奇的东西，哪知，在它的產地——梅河，它却是別有一番風景。那高大的菜垛，整齐得像刀切的一样；在傍晚的霞光里，像一面白地襯着綠花的大理石牆壁，真是光彩夺目，引人入勝。

离开車站，我要到果園鄉。果園鄉离車站十五里，沿着梅河河堤，一直往南。

河堤，远远望去，像一道蜿蜒的長城。道路就在堤上，路面有一丈多寬，彎彎曲曲，一眼望不見头尾。

因为是冬天了，出門的人很少。一个人走在这空曠的大河堤上，怪覺悶得慌，多么想搭个伴兒啊，可望不見向这兒來的行人，只在前面很远的地方，影影綽綽像是一輛大車，在沿着河堤往南去。

我加快了脚步，要追上这辆車搭伴。撵到大車后面，向車上望了望，上边像拉着几个麻袋，裝得滾圓滾圓，可不知是什么貨物，赶車的人坐在車前，望不見他的模样，只瞧見一根細長細長的鞭梢兒，不断的在車前摆动。

撵車，撵了一身大汗。我走慢了些，想喘喘气兒，再上和赶車老鄉搭話。

忽然，順着河堤上的小風，傳來了一陣歌声。这兒，看不到別的行人，分明就是赶車老鄉的声音。我仔細的听着，想听听他是在唱什么曲兒？

听了半晌，却总是“梭拉西、拉西豆……”这几个字，顯然，

他不是唱歌，而是在唱樂譜。不過，音調沒有規律，像是把樂譜兒用來當詞兒唱，想哼什麼調兒，就哼什麼調兒。

唱過一陣，接着他就揚起鞭子，“叭！叭！”打了几聲響鞭，隨後就是“喔號！喔號！”大聲的吆喝一陣牲口。有他這麼一個人，河堤上就活躍起來了。

還沒有見面，這人就已經引起了我很大興趣。我往前趕了几步，走到他身邊，剛叫了一聲：“同志！”他就机伶的扭過頭來，看了看我，像已經知道我是個遠來的客人，並且開口就問我：“同志！見過我們這兒這麼大棵兒的菜嗎？”

“沒有！”我老老實實、直截了當的回答了他，並且等着听他往下說些什麼。我想，從白菜的事兒，我們就可以談起來了。

哪知，他見了生人，却顯出了那庄稼人常有的腼腆，一句話兒也不再說了，只是自个兒低着頭，笑眉喜眼的噴着嘴兒，像是在琢磨我剛才回答他的話，像是我回答的，正是他所預料的，只不過是要問問我，故意逗個趣兒。

攆上他來，正想跟他搭伴拉個話，可偏偏他又不吭聲了。怎麼打破這沉默的空氣呢？想找个話碴，跟他談下去，只是一時找不出。

望望他的車，看得出，車上的麻袋里，裝的是棉籽。有的棉籽，從麻袋縫里擠出來，露在外面，白茸茸的棉絮，一半兒粘在麻袋上，一半兒被小風吹得微微顫動。

就借這個詞兒吧。我故意的問道：“拉的是棉籽兒嗎？”

“是噢！”多麼簡單的回答。

說罷，他把鞭子橫放在腿上，摸索着那油光油光的鞭桿。這鞭桿有五尺多長，越往上越細，盡頭處，簡直像根剛破開的葦皮兒。鞭子在他手里歡蹦亂跳，頭兒上拴着撮鮮亮的紅纓，顫顫巍巍，像朵芙蓉花，正迎風開放，又像只紅蝴蝶，隨着車在飛舞，着實好看。

話雖說沒接着往下拉，可我对這趕車人的興趣，却一點兒也沒減少，不光沒減少，反倒增加了好些謎兒。

我想着，在和他見面之前，所想象到他的模樣，和見面之後所看到的情形，有很大出入：那會兒，感到他有一種讓人見到都會跳起來的情緒，就想他一定是個活潑的青年人，可這種猜測錯了。

他不是個青年，並且也不是個壯年，看情形，總有五十以上，他是個老人了。看他那兩撇灰白、梢兒上有些兒發黃的小鬍子，這人總有六十上下，如果只瞧他的精神、打扮，五十歲還有些不足。

清亮亮的兩只眼睛，顯得分外精神，腰間繫着條又寬又硬的皮帶，腳上是一雙志願軍穿過的黃皮靴子，大襖前襟，緊掖在腰里，腿上還像是打了半截兒綁帶。總之，他身上處處都讓人感到緊湊，是個干淨利落的老頭兒。

我望着他，瞧見他頭上戴的黑狗皮帽子，忽然對他說：“老大爺！我猜你是到車站去送菜來着！”

他猛然扭過頭來，先告訴我猜對了，接着就樂哈哈的問我：“你怎瞧出來的？這不明明拉的是棉籽兒嗎？”

“你挂着幌子哩！”我跟他逗趣說。

“什么幌子？”

我指着他的黑狗皮帽子。他伸手摘下來，一看，上边夾着一塊娇綠的菜叶。

他把菜叶取下來，像是還不舍得扔掉。哪知，就這塊菜叶，把他剛才那興高采烈的情緒，一下子又点燃起來了。他興奮的對我說：“同志，用不着猜，如今去車站的車，沒別的營生，都是送菜。菜，有的是，送了一個多月了，再有一個月也送不完；菜，可走遠了，北京、天津，什麼大地方，你去望望，瞧見好菜，就是我們這兒的。同志，你猜猜，大棵菜能有多重？”

“三十斤！”我重複着在省委招待所那位同志所說的情況。

“三十？你沒到展覽會上看看吧？有一棵五十多斤，叫你一個人吃，得吃一個多月……”

說着，他又高興的揚起了鞭子，可並沒有打牲口，而是在頭頂上一晃，打了個清脆的响鞭。他仰起臉，望着那細長的鞭梢，在空中畫出一道云條似的彎兒，又側着耳朵，听它所留下的像琴聲似的尾音。

這真是個有趣的老頭，我不由得更加接近了他。說話之間，越來越熟，他索性讓我坐在車上，可我看到車上拉着東西，就一勁推辭：“用不着啊，老大爺，我跟得上！”

“上來吧！這拉得可有多沉，不過是回來不放空，捎個腳兒，我這小草青驢子，好道兒拉四千斤，這連一疋也不够……”他順手扯了一下繮繩，讓牲口站住，一手把我拉到車上，我們倆便坐在車上談起來了。

一上車，他还是开口就跟我談白菜，說今年的白菜長得怎么好，說我來晚了，要早來些日子，白菜沒起的工夫，到地里看看，白菜長成了一塊整的，上去个人打把式，紋絲不動。随后，又跟我誇起他的小草青驢子。

他噴着嘴說：“这小驢，不能說百里抽一，也得說十里抽一，毛梢、齒口、骨架，哪兒都沒挑。你說它是个牲口啊！可成天价挂在我心上，真疼它呀……”

开始，我并没注意到，这驢子有什么出色，經他这么一誇，好好端詳了端詳，这小驢子可确实喜人，个头兒不算大，可胖得溜圓溜圓，鼻孔挺大，前擋挺寬，四条腿跟四根小柱子一样，机伶伶的兩只耳朵，哪兒有一点动静，就猛然豎起來听，特别是它那毛梢，远看就是个青色，只有离近了，才看出間或有些白毛，油亮油亮，就像匹草青色的緞子圍在它身上。

从老大爺誇着“我这小驢子……”的口气里，我听不出他是不是入社了？送菜，拉棉籽的事，也不能断定他是不是社里的。因为他可能是給自己拉，也可能是拉脚。我問：“老大爺，这小驢养了几年啦？”

“几年？咱养得起驢子？这是社里新買的，头秋買的，到今个，我算算！”他攀着指头算了算說：“四个月零三天。”

我真羡慕他好記性，同时，也可以看出：这四小驢子，在他心上占着多大份兒。他告訴我：他是梅村的人，姓沈，叫沈永昌，今年五十五，自小赶牲口，給人家当“掌鞭的”，自己喜欢牲口，可是買不起，土改以后，自家有了地，攔下牲口，种起地來，可是自家沒有牲口，入社以后，社里知道他喜欢这个，就分配

他当把式，可把他乐坏了。

他还告诉我，家里四口人：老伴，一个十五的闺女，还有个小子，二十三啦，在外边。

我问：“儿子在哪儿工作？”

他两只眼望着那双黄棉鞋，高兴的說：“这就是我們小子穿过的，你没听说过他的名字啊！叫沈常喜，在朝鮮跟美國鬼子交过鋒，上过报。他眼下在东北，当排長……”

志願軍的英雄、模範那么多，有的就是听说过也一时想不起来，我說：“老大爺，你有这么个好兒子啊！”

可他却又是高兴，又是客气的說：“他小的当兒，咱家窮，供不起書，还是缺文化呀！不像人家那有文化的人透灵……”虽说褒貶着，可瞧出他心里有多么高兴。他不由得又揚起鞭子，“叭！叭！”打了兩声响鞭。如果不是有我在跟前，他一定又唱起来了！

打完响鞭，扭回头來，望見我在笑。他明白，我是笑他这乐哈勁，笑他这么大年紀，还这么活躍。他說：“你是不懂这个，赶牲口的人都这样，以前，咱給人家赶牲口，一出去拉什么，几天几宿，自个悶得慌，能跟誰拉个話？前头是个性口，后头是塊板子，抽个鞭子解悶，有什么愁事，一抽就散了。如今，愁事虽说沒了，抽鞭子可有了癮，心里一痛快就想抽，社里給的鞭梢不够使，我說自个買，咱自个乐哈，不能沾大伙的便宜。”說着，他順手从口袋里掏出兩根鞭梢，对我說：“出門就帶着，你別乐，人不分老少，都有个喜愛……”

老头笑着又說起他的兒子。他告訴我，为着兒子，头年春

天會坐火車去了趟東北。這在他是件大事，我想，他不知向多少人都講過了去東北的故事。

他說：“咱個庄戶人，沒到過什麼大地方，這回到東北一瞧，我那心呀，就像進了水晶宮一樣，別提那個亮堂啦，什麼我都望見啦，可兒子還非說我這也沒瞧那也沒逛的……”

“都瞧見了些什麼呀，老大爺？”

“兒子讓我听听戲去，我說：‘不去！’又讓我去逛什麼花園，我還是說：‘不去！’你猜我上哪兒了？我天天到那城邊子上，瞧人家種地的。種地使什麼樣機器，打糧食怎麼多，入了社生活怎麼富足，咱不光是聽說，真是親眼瞧見啦。瞧見啦我可馬上就要回來，兒子讓我再住幾天，那我就住下去啦！你猜怎着？咱家里那會還沒入社哩！我瞞着兒子，沒敢跟他實說……”

“我急急忙忙趕回來，連來帶去，一共是十二天。十二天，只不過個眨眼的工夫，可回來一瞧，我們村又有二十戶入社了。我緊趕慢趕，還落了后呢！晚上，我躺到炕上自個尋思，人們都奔這條道兒來了！這條道兒的好處，一言兩語說不完。你瞧吧，這都是社……。”

老大爺用他那長長的鞭子，在眼前划了個扇面，把道兒兩旁，所有的東西都指給我看。

那是些什麼呢？

那是一眼望不到頭的麥地。綠油油的麥苗兒，長得有一寸多高了，你說這是冬季嗎？可這嶄青翠綠的麥苗兒，却給大地披上了一件春裝，顯得處處都有生命在跳躍！

那是剛剛用雙鐮犁翻過的土地。這裡，因為氣候暖和，直到現在也還沒有上凍，新耕過的土地，在傍晚的陽光下，像潑上了一層油一樣，金光閃爍。

那是一行行新栽起的小樹苗。人們為著保護它，幫它抵禦冬季的嚴寒，每個枝兒上都裹上了一個像旗竿頂似的棉团，遠遠的望去，像一行行沒摘桃兒的棉棵。

再往遠處看，在我們行進的左側方，地面上升起一道淡淡的霧帳。夕陽的金綫，穿過天邊的彩霞，緊緊的把這條霧帳牽起，隨著我們車的走動，它在不停的變換着顏色，五彩繽紛，十分好看。

我指着問道：“老大爺，那是個什麼地方？”

“那兒嗎？那也是梅河。梅河在車站就分成了兩岔，就像兩支胳膊似的，緊抱着我們這片，你瞧着有意思吧！這是離着遠的緣故，要站在那邊堤上，望咱這兒，也是一樣……”

接着，他又告訴我，過了秋，梅河要修水閘，在車站那兒還要修建發電站。他說：“同志！你要再上我們這兒來，可就有電燈啦！一天一個樣兒啣！這會兒，你說咱‘社會’走得有多快吧！誰走慢了都跟不上，嗨！別說走慢了，就是想慢了都攆不上……”

“叭！叭”等聽到這兩聲鞭子响，老大爺早把鞭子收回來靠到肩膀上了。只有那根鞭梢兒，像枝春天的柳條兒似的在空中搖蕩。

老大爺把性口趕快了些，對我說：“如今，只恨自個年紀大了點，可這也擋不住哈，論作活，年青人跟前咱不讓他的份。

跟你說，从鷄兒叫到这会，送了三趟菜啦，不知道累呀！同志，你說說这算个啥年月，長鬍子的人不知道老啦！”說着，他便哈哈的乐起來，笑得像孩子那么天真。讓人看得出，这老人的心就跟梅河的水那么豁亮，那么激动。

小草青騾子跑起來，車走得更快了，路边的小樹兒，眼看着倒过去。風，也大了些，一直跑出有一里多路，不知为什么？小草青騾子沒等吆喝就又走慢了。

原來，前边堤窄，走不了車，車道要从这边拐下去。下坡，虽說不十分陡，可这節道兒不近，总有百八十公尺，再說，因为地势窪，秋天被水冲过，道兒高低不平，小草青騾子走熟了这条路，一到这儿，就知道把車煞住，慢慢兒往下磨。

老大爺机灵的跳下來，抓住牲口籠头，牽着牲口下坡。他剛走出沒几步，就听到前边有人吵嚷，声音很大，像是吵架，可听來听去，只是一个人的声音。

老大爺瞧我在注意听这吵嚷的声音，就說：“沒啥，吆喝牲口哩！这塊兒难走，弱巴牲口拉沉了就上不来！”

又走过几步，清清楚楚的听到：

“上！上！你給我上！殺肉吃的东西……”

“喔号！喔号……你他媽的上不上……我宰了你……”

“沒出息的東西……”叭！叭！就是几声鞭响。

車子拐过弯，我望見了一輛大車停在路上。

不，不是停着，它在动，一个年青人肩上搭着条手巾，像是剛剛擦过汗，一手攢着鞭子，一手拉着籠头，弓着腰，正在往上拉，臉漲得像个紫茄子一样，呼吃呼吃喘着气。

拉車的是匹白馬，馬倒不見瘦，看樣子是口齒老了點。這馬挺着脖頸，弓着腰，肚子眼看就擦着地皮，大鼻孔里，撲撲地往外噴着熱氣，吹起地上一股股的塵土。

人、牲口，都使足了勁，可就是車不見往前走，微微的挪動了一點兒，一松勁兒，就又倒回去了。

一着面，我見那老大爺就緊盯着這小伙子，不過，他沒跟他說啥，不知是他瞧着這人“利巴”、不會使牲口；還是瞧他有什么毛病？從老大爺的眼神里，能望出一種不滿的情緒。

道兒，本來就不算寬，當間又擋着一輛車，那車上裝的是滿滿一車白菜，落得有三尺多高，前後左右都冒着牙子，以我看，怎么也錯不過車。

可是，老大爺打量了一下，便牽起牲口，貼着那輛車，正好是似換上不換上的樣兒，輕輕巧巧的就過去啦。錯過這輛車，趕到個平展地方，他就把車停住了。

把車站穩，他正扭回頭兒來，我看是要去幫那小伙子的忙，可還沒容他去，就聽見“叭！叭！”一陣子不住點的鞭聲。那小伙子一面打鞭子一面又吆喝起來：“上不上！上不上！……”

老大爺三步兩步跑到那人跟前，我也相跟着趕了去。走到跟前，那小伙子就說：“老大爺，求你幫一把吧！今個拉得太沉了！”

“你先別說這個，我問你，你是哪兒的？”

小伙子拿下手巾，擦了一把汗。他聽得出來，這老头問他的口氣，有點不平常，可是在這個份上，又起不得火，就好聲好